

天海茫茫冰輻輳
待將旋轉舊乾坤
極目登臺風雪近
黃昏
關塞千重邊疆
萬里晉陽龍會風
雲起澄情寄
宙程正金甌楊柳
春風重上酒家樓

寒玉堂詩集



44.3
FR

西山逸士溥儒 心畬撰

寒玉堂詩集

新世界出版社

新登字(京)136號

責任編輯：邵東
裝幀設計：吳壽松

寒玉堂詩集

著作者 溥儒(心畵)

出版者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萬莊路二十四號)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一九九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十四圓整

ISBN 7-80005-242-7/I.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寒玉堂诗集/溥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5.

ISBN7-80005-242-7

I. 寒…

II. 溥…

III. ①歌—中国—现代—选集

②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③溥儒—作品—选集

IV. I 226



溥心畬先生遺像

寒林隱居圖



溥心畬繪



月 祥 昌 德 堂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捐 書 捐 太 京 內 祥

昌慶記

承 平 盛 銅 鑪 記 為 陳 前 三 官 院 備
前 素 映 花 自 底 臨 堂 雪 析 極 宜
生 玉 殿 廣 德 廟 歌 沉 南 月 羅 衣
舞 盡 上 陽 春 東 風 輕 暖 吹 未 春 陽
雄 相 此 不 見 人

卷三

林 川 橋 二 丈 竹 香 慶 會 楊 前 細 柳
長 溪 滿 清 波 東 逝 水 更 出 先 雁 結

曲 池 春 水 環 流 注 之 宮 館 無 人 苦 芳 華

青 三 尺 東 風 花 盡 盡 鴈 飛 肥 二 聲

卷二

朝鮮昌德宮詩

溥心畬書法手迹

嘉振先生詩

高福中奇病常南鄉所禮
謂亦持此福彼憂患之何者排
思居此邦懷之我亦如是也
為是覺矣此邦以利為害豈
左顧右睇雖有利用憲法所
當局者計制裁遂成作然之
彼些廣納主意思惟在不言
道此即高明所謂形上之道以
一也亦旅底爾出批評甚多固
緩寺品上近所除寔施文及詩
賜歷元日本世界子伊藤文
蘇酒仍同布禮三基奉酒重
二次第飲之哉失此礼矣彼
寄西公好即明

潘社

吳興潘澐履



致丁嘉振先生書

溥心畬書法手迹

目錄

寒玉堂詩集序

錢仲聯

溥心畬先生生平事略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啟功

寒玉堂詩集

西山集

詩五十一首

南遊集上卷

詩一百二十三首

南遊集下卷

詩一百六十三首

凝碧餘音詞

詞六十九首

寒玉堂詩聯

五言詩聯

一百對

七言詩聯

二百三十四對

寒玉堂畫論

序言

畫山—畫水—畫樹—畫草—畫苔—畫雲—畫烟—畫虹—畫花卉—畫鳥—畫馬—

畫猿—畫人物—畫服飾—畫器玩—畫景物—畫樓臺—畫屋宇—畫舟—畫橋—

論用筆

論傳色

寒玉堂書法論

一 論字體流變

二 論書畫相通

跋

毛大風

《寒玉堂詩集》序

嗚呼！自古滄桑易代之際，西山薇蕨，托迹殷頑，寄孤憤幽情於詩畫，若明末宗室石濤上人，制行高峻，詩筆奇警。畫為同時王原祁推為大江以南第一，斯其選焉。吾觀近世，豈無其人哉！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亦石濤之倫矣。先生為清宣宗之後，恭親王奕訢之孫。早受德意志天文博士。肆力百家，采入其阻_注。才學超邁，文章爾雅。尤精六法，為一代祭尊。與蜀人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清社既屋，即絕意仕途。日寇據北京時，先生力拒其脅致，亮節為世重。後復兩閱桑劫，退居夷州十餘載。歷主上庠，桃李盈門下。著《群經通義》諸書，可窺其學之窾奧。工於詩，有《寒玉堂詩集》三卷。唐音落落，逸氣飄雲，融少陵、摩詰、龍標、玉溪於一冶。故國之思，身世之感，離亂之情，溢於行間。不徒合於古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得烟雲之供養而已。蓋先生王孫淪落，與清湘老人世異心同，並世之僅以詩書雙絕自眩者，是當望塵而莫之躡焉。昔者陳丈石

遺，於民國謂「清遺老」，頗致譏議。文申其說於《石遺室詩話》。心畬王孫，自不應以陳丈之論域之。心畬詩集，於逝世后一歲，其嗣孝華在臺為之影印成書，世不易得。旅美丁嘉櫟先生與溥先生為至交，藏《寒玉堂詩集》、《凝碧餘音詞》舊稿各一冊。慨然斥資將詩稿交出版社付梓問世，而委其責於毛君頌秋。頌秋既請沈軼劉先生序其詞，而以詩集之序屬余。昔年大千門下曹君大鐵輯印大千之詩，以余與大千為早期交遊而屬序，余既序之矣。心畬先生未嘗通縞紵，第念余舅祖翁松禪相國，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傳，心畬之父貝勒載澄，故與二帝為從昆弟，以是因緣，遂慨然命筆而不辭也。

癸酉孟冬，八十六叟虞山錢仲聯序於蘇州大學中國近代文哲研究所。

（注）「采入其阻」，語見《詩經》。采音彌，入也，深也。

溥心畬先生生平事略

溥儒，字心畬，號西山逸士。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七月廿五日生。系出清宣宗（道光）皇帝。祖恭忠親王奕訢，宣宗第六子，為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之重臣。氏幼即聰穎，英華外發。所為詩文，每驚耆宿。宣統三年入貴胄法政學堂，民元歸并清河大學，嗣又并入北京法政大學。畢業後，入德國之柏林大學。返國省親，舉行婚禮，再赴德讀研究院，獲天文學博士學位歸，時年二十七歲。太夫人教之曰：「汝以為今日讀書已有成耶？須知此初步耳，更須積學博聞，多下利物濟人功夫，或立言以垂諸世。」於是奉親隱居於北京西山界臺，絕交遊，謝徵辟，泛覽百家，窮研今古，并一一會通之。又以天澤貴胄，家藏書畫多宋元名蹟，心領目受，弄筆臨摹，皆能得其神理。如是者十年。後出任北京師範大學及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教授。七七事變起，日寇侵踞北京，建偽府，欲羅致之。先生堅卧不起。日酋徑造其居，奉鉅金求畫，亦拒之，日酋強留金以去，終斥還。

之。日寇降，膺遴選為國民大會滿族代表。公元一九四九年播遷來臺灣，居陋巷，蕭然若寒素，以鬻文與書畫自給。著有《四書經義集證》、《爾雅釋言經證》、《寒玉堂詩集》、《寒玉堂畫論》等著作。其為詩，古體宗漢魏，近體擅盛唐。以身經喪亂，蒼涼勃鬱，往往如杜少陵蜀中諸作。文則出入漢魏六朝，謹嚴閎肆，詠麗典則。其於繪事，精研六法，師諸造化，北宋風格衰廢者殆數百年，至是獨起而振之，以是舉世宗仰。而學術文名，幾為所掩。公元一九六三年（歲在癸卯）十一月十八日，病逝於臺北，享年六十有八。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啟功

心畬先生的家世

溥心畬先生諱儒，是清代恭忠親王奕訢之孫。親王有二子，長子載澂，次子載瀅，都封貝勒。載澂先卒，無子嗣。恭親王卒時，以載瀅長子溥偉繼嗣，襲王爵。溥儒行二。三弟溥偉，為側室項夫人所生。民國後，溥偉奉其母居青島大連，溥儒和溥偉奉母居北京西郊。恭親王府第曾典與西洋教會，心畬先生幾經涉訟，得歸還後花園。遂遷入定居，直至抗戰爆發。

瀅貝勒號清素主人，夫人是敬懿太妃的胞妹，是我先祖母的胞姐。我幼時先祖母已逝世，但兩家還有往來。

嗣王溥偉既居大連，恭親王遺留的古書畫都在北京，這與心畬先生本來具有的天賦相契合，以致成了這一代的「三絕」宗師，不能不說是具有殊勝的因緣。

我受教於心畬先生的緣起

我二十歲左右，漸漸露些頭角。一次在懿太妃的喪事場合遇到心畬先生，承蒙獎譽，令我有時間到園中去玩。同時也見到了溥雪齋先生，也令我到他家玩。由於居住較近，到雪齋先生家去的時候較多。雖然也常到萃錦園中，登寒玉堂，專誠向心畬先生請教。而雪齋先生家有松風草堂，常常招集些位畫家談藝作畫，儼然成為一個小型畫會。心畬當然也是成員之一。這是我獲得向雪齋、心畬二位宗師和別的名家請教的一項機會。

松風草堂的集會，最初只有溥心畬、關季笙、關稚雲、葉仰曦、溥毅齋等幾位。後來我漸成長，和溥堯仙（雪齋的六弟）繼續參加，最後祁井西常來，聚會也快停止了。

心畬先生來時並不經常。但先生每來，氣氛必更加熱鬧。除了繪畫，什麼彈古琴、奏三弦，看古字畫，圍坐聊天，無拘無束。這時我獲益也最多。

我從心畬先生受教的另一種場合，是每年萃錦園西府海棠開花的時候。先生必以兄弟兩人的名義邀請當時有名氣的文人來園中賞花賦詩。廳上廊子很寬，院中花下和廊上設些桌椅，來賓隨意入座。桌上放着簽名長卷，一個大器皿中裝着許多小紙捲，是分韻作詩用的。我每次也拈一個闌，回家苦思冥想，雖不能每次都能作出什麼詩來，但這一次次的鍛練，使我受益很多。

再一種受教的場合，是心畬先生常約幾位要好的朋友小酌，餐館是什剎海北岸的會賢堂。最常約請的是陳仁先、章一山、沈羹梅諸老。我是敬陪末座的小學生，也不敢隨便發言。但席間飯後，聽諸老娓娓而談，特別是沈羹梅先生，那種安詳周密的雅談，辛亥前後的掌故，有頭有尾，有分析有評論，就是一篇篇絕好文章，對我得益非淺。心畬先生的一位新朋友是李釋堪先生，在寒玉堂中常常遇見。他和心畬先生常拿一些當時名家的詩詞來共同評論，有時也拿我帶去的習作加以指導。